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雪花那个飘

李德霞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雪花那个飘

李德霞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花那个飘/李德霞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9.1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7753 - 4

I. ①雪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26517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22516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7753 - 4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8 - 112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- 雪花那个飘 /001
修路 /003
修桥 /006
这事你不懂 /008
先进经验 /010
小意的饭碗 /012
一次性了断 /015
辞工 /016
道高一丈 /017
驴案 /019
爹欠老四一斗米 /022
没事找事 /024
大炮和村主任 /027
村主任送温暖 /029
老房子 /031
抢地盘 /033
孬种 /035
养着男人的女人 /038
菜娘 /040
米贵卖羊 /043
媒婆三娘 /046
咱家的燕子 /048
老五 /051
酒香 /054



- 一只鸡 /056
我给村主任看砖场 /059
低保 /062
月色溶溶 /065
帮扶 /068
瓜王 /071
晕城 /074
雨还在下 /076
坐席 /078
一轮满月 /081
爷爷的小草驴 /083
乡村鱼事 /086
乡村牛事 /088
乡村鸡事 /091
夏天 /094
媳妇跳井 /097
送羊 /099
手机 /102
爷爷和孙子 /104
生产队里开大会 /106
山坡上有一群羊 /108
山坡上有块南瓜地 /111
杀羊 /113
三叔卖房 /115

三棵玉米	/118
秋夜	/120
野韭菜	/122
年关	/125
磨刀匠	/127
柳姨	/130
粮食	/132
连心桥	/133
立秋	/135
老七的秋天	/137
黄土地	/140
还有一个娘	/142
过河	/144
那年那月	/146
谷雨	/149
代理村主任	/151
父与子	/154
父亲种瓜	/156
村主任在线	/158
走山	/160
陈瞎子	/163
南梁坡	/165
儿子没回家	/168
远方	/171

平衡 /172
买鱼 /174
灯光 /176
大学梦 /178
打牌 /181
端午 /182
红包 /185
借钱 /186
老农民 /187
姥姥门前唱大戏 /189
柳摆渡 /191
麦草 /192
木匠二水 /194
鼠夹 /197
算土方 /198
你是县长 /200
王九的生意 /201
倭瓜 /203
戏匣子 /204
借钱 /206
瞎娘 /208
孝顺儿子 /209
一头牛 /210
深秋 /212
挑水 /216

雪花那个飘

一大早,天空就飘起了米粒样的雪花。

今天是腊月二十八,也是娘做年糕的日子。

这天,我是不会出门玩的,尽管二唤趴在我家大门口喊我几次了,可我就是不挪窝。我爱吃现炸出锅的年糕,金灿灿的,皮子脆脆的,咬一口,“咔嚓咔嚓”地响,那个香啊!我不出门的另一个原因,是我得看住娘,防止她给干姥姥送年糕。

干姥姥是个要饭的,常年在我们这一带乞讨。一只豁了边的碗,一根磨得乌黑油亮的打狗棍,晃晃悠悠地来,晃晃悠悠地去。今年冬天的雪大,天气又冷,干姥姥干脆就住在我们村后面的破庙里。娘啥时认她做的干娘,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,娘时常偷偷摸摸地给干姥姥送吃的,一块饼、一个窝头都送。

昨天晚上,娘从房里端回了一盆糕面,我就知道,娘又要做年糕了。我悄悄地对爹说:“爹,你信不信,我娘一准会给干姥姥送年糕的。”爹不吭声,一口接一口地抽旱烟。我又说:“凭啥给她送?又不是我亲姥姥……爹你得拦着她。”爹“嘿嘿”一笑,拿烟袋锅轻轻地敲一下我的头说:“你都六岁了,要拦,你自己拦。”

爹是村里的支书,忙,一大早就顶着雪花出门了。我记得,爹临出门时,意味深长地冲我一笑。我当然知道,爹这一笑是啥

意思。

第一锅年糕炸出来，我迫不及待地往碗里装了一个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三个年糕下肚，我就打起了响亮的饱嗝。这时，炸完年糕的娘对我说：“年糕也吃了，还不出去找二唤玩？”

娘的心思我知道。我抹抹嘴说：“才不呢。我爹说了，让我看着你，不让你给干姥姥送年糕……”

“你爹真这么说的？我咋没听到？”

“那是你耳背。”

娘懒得理我，往碗里装了好几个年糕，拿笼布包了，提着要出门。我抢先一步，拦在门口。我说：“不准你给干姥姥送年糕！”

“大人的事，要你小孩子管？一边去！”

我想，我是拦不住娘了。我眨巴眨巴眼说：“那你……给我五分钱，买糖吃。”

娘没难为我，爽快地给了我五分钱。我拿着钱要走，看见娘跟在我后面。我大人似的说：“娘啊，走大路你就不怕被爹撞见？”

娘咯咯一笑，转身从后门走了。

大朵大朵的雪花，还在不紧不慢地飘……

等我买糖回来，送年糕的娘也回来了。看娘一脸失落的樣子，我就知道，娘没把年糕送出去。

进了院，娘正要开门，爹闪身从屋里出来，门神似的堵在门口。爹看着娘，笑一下，再笑一下。娘说：“老四你笑啥？我不就是给干娘送了几个年糕吗？”

“你呢？”爹问我，吓得我“哧溜”一下把一颗糖吞进肚里。

“年糕送出去啦？”爹盯着娘，仍在笑。

娘突然变了脸：“明知没送出去，你还问？老四，我问你，干娘是你撵走的吧？她住破庙里，碍你啥事了？”

爹说：“我是支书，村里的事儿就归我管，大事小事，我都管。”

“不就个破支书吗？管得太宽了……大过年的，你到底把她撵哪里去啦？”

爹还在笑，转身一把推开了屋门。

娘伸脖子一看，张开的嘴像洞开的门，眼泪紧跟着就淌下来。

屋里，暖烘烘的炕头上，坐着笑咪咪的干姥姥……

雪花那个飘……

修 路

通往梨树湾的山路坑坑洼洼，糟烂得不成样子。司机们谁都不肯把车开进村里。每年的秋天，漫山遍野黄澄澄的大鸭梨不是烂在筐里，就是烂在树下。村民们痛心疾首，怨声载道。

村民会上，新当选的村主任大手一挥，一锤定音，修路！

短短几天，吃尽苦头的村民们就自发捐款四万元，一齐交到村主任手里。有人提议，靠人不如靠己。这笔钱，怎么着也够修一条可以通车的路。村主任不这么想，斩钉截铁地说，要么不修，



要修,咱就一步到位。又有人说,修一条像样的路,四万块怕有困难啊。村主任说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不是说有困难找政府吗?这会儿,梨树湾的村主任就坐在乡长的办公室里。听完村主任的介绍,乡长眉飞色舞地说,好好好!惠民工程嘛,乡里理应支持。这样吧,明天我就带人去考察考察,然后再做决定。

第二天,乡长带领一千人如约而至,路头路尾考察了个遍。眼见日过正午,村主任犯起了嘀咕,该不该请人家吃顿饭呢?如果让人家饿着肚子回去,以后的事怕不好办哩。于是,村主任一咬牙,把乡长一千人请进了刚刚开业的农家乐。

酒足饭饱,村主任送乡长上了车。乡长回头叮嘱村主任,过几天,我再请几位修路专家来勘测勘测。修路是件大事,不得马虎,不可草率!

几天后,乡长果然带着几位专家来勘测了。勘测完毕,因为有了上次的先例,村主任不敢怠慢,恭恭敬敬地把乡长和几位专家让进农家乐。

时间如山风溜溜快,转眼,几个月过去了。乡长今天带人来论证,明天领人来调研,村主任像磨道里的驴,团团转。只是,修路的事八字还没见一撇。

秋风儿一吹,眼见树上的梨由青转黄,再过个把月,又到收梨的季节了。村主任心里急,找到乡长说,乡长,修路的事,几时能开工啊?乡长不高兴了,喷着唾沫星子说,咋啥事都来找政府啊?你们手里不是有村民捐的四万块钱吗?用于前期工程应该绰绰有余的嘛。乡里的款……嗯,不会拖你们后腿的。

修路队伍开进村子那天，梨树湾热闹得像过节。铲土机轰轰地响，压道机轰轰地鸣。大人小孩奔走相告，修路哟！要修路哟！

可是，令人欢喜的日子没过多久，村子里倏地安静下来，既听不到机器的轰鸣，也听不到号子的吆喝。原来钱没到位，刚修了大半的路被迫停了工。

这时，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乡里的款下来了！

村主任马不停蹄地来到乡政府，见到了乡长。乡长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一脸严肃地说，尽管乡里的财政十分困难，但我们还是七挤八挤，挤出了两万块。钱嘛，不是很多，但代表着我们政府对你们修路的态度嘛！

村主任带着那两万块钱心急火燎地往回赶，双脚刚踏进村边，就被农家乐的老板胡真堵在了村口。胡真可怜巴巴地说，主任，欠俺饭店的钱……该结了吧？俺也是刚开业，小本生意，担待不起呀。

村主任说，结，结，应该结。你合计过了吗？一共多少钱？

胡真忙说，免去零头，正好两万五。

村主任吓了一跳，狠狠地瞪了胡真一眼，啥？两万五？胡真，你小子没胡整吧？

胡真带着哭腔说，主任，你就是借我一个胆我也不敢呀。每回乡长领人来吃饭，不都是你亲手签的字吗？要不，咱到饭店去对对账。

也好。说罢，村主任一挺一挺地往前走。

一页页对过，一笔笔算过。不错，是两万五。

村主任傻了眼。他知道，就算把口袋里的钱全给了胡真，还



差人家五千块哩。没了钱,那条路还怎么修?村主任那个悔呀,恨不得抽自个几个大嘴巴。

修 桥

破荒村的石桥由于年久失修,在一场急风暴雨中垮塌了。村里没有了桥,就像人失去了双腿。下田干活,外出办事,村里人都要绕好几里的山路,很是不便。于是,修一座新桥成了村里的头等大事。

修桥要用钱,钱从哪里来?村是穷村。村主任挨家挨户登门去讨,讨空了村子,也只讨来一万块钱。村主任算过,修一座像样的桥,少说也得两万块钱,剩下的一万块上哪儿去讨呢?

村主任骑着那辆轰轰作响的破摩托,跑了乡里跑县里,跑完县里跑乡里,钱没跑回一分,却跑出满嘴的水泡。

这天一早,村主任去井边挑水,看见两个小孩在用竹筛子罩鸟,方法简单,却很奏效。往回走的路上,村主任突然灵光一闪,有了主意。他匆匆地回家,顾不上把水倒进缸里,忙对媳妇说,快把那一万块钱给俺取出来,俺有急用。媳妇不解地说,不是还差一万块吗?等凑齐了再拿也不迟。村主任跟媳妇如此这般一说,媳妇吓了一跳,神色慌张地说,那可不成。弄不好,你这个村主任怕也当不成了。村主任嘿嘿一笑说,只要能把桥建起来,俺这个

村主任不当也罢。媳妇说,就不能再想别的办法吗?村主任说,该想的都想了,只有这一招了。你快去隔壁把会计小满喊来,这事没他可不成。

两人紧赶慢赶,等来到乡政府,已是中午时分。乡政府的人都已下班,偌大个院子显得空空荡荡。村主任和会计一屁股坐在门口的荫凉地里,村主任说,等吧。会计揉揉走酸了的脚脖子,也说等吧。

好不容易等到下午三点,乡长在一帮人的簇拥下从对面的酒店出来。一见村主任,乡长满脸的不快,说,怎么又是你?不是对你说了吗?乡里财政困难,怎么帮你修桥?回吧,回吧。村主任陪着笑说,就回,就回。俺们刚从县长那边回来,路过乡政府,想跟乡长打个招呼。乡长一愣,哦?进来坐坐。

乡长落座,示意村主任和会计坐到对面的沙发上。村主任突然想起什么,对会计小满说,哎呀,上午咱从县长那里拿钱的时候,我记得你好像没有清点,是吧?快,拿出来点点,可别弄错了啊。

会计点点头,忙从包里取出一沓钱,当着乡长的面,一张一张地仔细地数起来。

乡长“噌”地从椅子上站起来,疑惑地说,怎么?县长给你们批钱了?村主任笑眉笑眼地说,县长给俺们批了一万呢。乡长抬手捏着下巴颏,捏了几下,两手往外一摊说,既然连县长都给钱了,咱乡里也不能落后,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嘛。这样吧,我也给你批一万吧。说着,乡长从抽屉里取出纸和笔,唰唰地写下几行字,用手往前一推道,拿着到财务室去领钱。





村主任忙从沙发上站起身说，俺代表破荒村全体村民谢谢乡长！他回头对会计小满说，还不快去领钱！会计屁颠屁颠地去，又屁颠屁颠地回。两人把钱装好，鬼撵似的离开乡长办公室。

乡长燃上一根烟，想起什么，伸手抓起电话，猛然发现对面的沙发上留有一张纸，显然是刚走的村主任落下的。乡长放下电话，几步过去，拿起那张纸一看，呆了。原来，那是村主任故意留给他的一封信——

乡长，对不住！俺还没见县长，那一万块钱也不是县长给的，是俺从村民们腰包里讨来的。俺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。俺是党员，知道这么做违反了党的纪律，会受到处罚的。请乡长高抬贵手，给俺三个月的时间，等俺把桥修好了，再处罚俺，俺甘心接受处罚……

乡长把信揉成一团，狠狠地掷向墙角。他回到办公桌前，一把抓起电话。许久，他没有拨出一个数，而是重重地挂了话筒。

这事你不懂

我和妻子在繁华的路段开一家时装店，生意火爆。短短几年时间，先后买了车，买了房。如今，我们也算是半个城里人了。

那天，来送儿子小军进城念高中的嫂子走进我们的店里。嫂子是来向我们借钱的，不多，就借100块钱。原来，学校有规定，



学生必须统一着装。嫂子从家里走时带的钱除了交这费交那费的,就不够交小军的校服钱了。回家去取不方便,来回一趟五六十里路呢,再说,时间也不允许。于是,嫂子就想起了在城里做生意的我们。明白嫂子的来意后,我正要给嫂子拿钱,妻子的一个眼神制止了我。妻子对嫂子说:嫂子,很不凑巧,店里的钱刚刚进了货。不过,你别急,我熟人多,这点钱还是难不住我的,我去隔壁店里给你借100块钱就是。说完,妻子果真到隔壁店里借来100块钱交给了嫂子。嫂子很感动,边往外走边说:妹子,谢谢你了,过几天我就给你送来。

嫂子走了,我不解地对妻子说:咱明明有钱,你为啥还要到隔壁去借呢?妻子诡异地吐一下舌头说:这事你不懂。她见咱是向别人给她借的钱,她会惦记着还的,借咱的可就不一样!

自从嫂子借钱之后,妻子有事没事就在我耳边嘀咕:她咋还不来还钱呢?她该不会忘了吧?我说:嫂子又不是外人,不就是100块钱吗?不还就不还呗,至于这样吗?妻子火了,杏眼一瞪:你懂个屁!100块不是钱吗?咱得卖几套衣服才能赚回来啊!

半个月后的一天,嫂子给小军送完伙食费后来我们的店里,把那100块钱还给了妻子。谁知,妻子柳眉一挑,把钱塞回嫂子的手里说:嫂子,钱我已经还给人家了,不就是100块钱吗?你这样做见外了不是?嫂子说,借你们的钱我咋能不还呢?妹子,你一定得收下!嫂子说着把钱又要往妻子手里塞。妻子一把攥住嫂子的手往嫂子怀里推,一个要给,一个不接,两人拉锯似的推来推去。嫂子急了,脸憋成了大红布,向一旁的我投来求救的目光。我想,我不能当哑巴了,便对妻子说,既然嫂子一定要还,你



就收下吧,别让嫂子为难了。妻子一脸的恼怒,剜我一眼说,没良心的家伙,谁叫你多嘴? 嫂子窝在山沟里,一年也赚不了几个钱,孩子又多,还要供小军进城上学,这钱咱能要吗? 我又站在妻子的立场上,劝嫂子,嫂子,你就别还了,就当是我们给小军买了套校服。

嫂子没辙了,不再坚持,低着头往店门口走。就在跨出店门的一刹那,嫂子把那100块钱往柜台上一扔,逃也似的冲出店门。因为慌张,我分明看见嫂子差点跑丢了一只鞋。

看着嫂子狼狈而逃的背影,我不解地看着妻子说,嫂子不还钱吧,你天天在我耳边嘀咕。人家来还钱了,你却推来推去,让人家下不了台。真是搞不懂你。妻子狡黠地笑着说,这事你不懂,我这样做既不失人情,又断了她日后向咱借钱的路,你说呢?

我哑口无言。

先进经验

碾子坝村植树造林走在了全县的前头。主编要我去一趟碾子坝,采访村主任,把他们的先进经验总结出来,发表在县报上,便于在全县推广。

我想,这是正面报道啊,村主任还不得乐晕了头,给我讲得唾沫星子乱飞?